



20世纪之旅：个人和时代的回忆 二

20th Century Journey: *A Memoir of a Life and the Times*

[美] 威廉·夏伊勒 著 戚凯 译

中国青年出版社

威廉·夏伊勒 噩梦年代

The Nightmare Years: 1930-1940

William L. Shirer

*Hitler inspecting his army in Goslar, 1934*



20世纪之旅：个人和时代的回忆 二

20th Century Journey: *A Memoir of a Life and the Times*

[美] 威廉·夏伊勒 著 戚凯 译

中国青年出版社

---

# 噩梦年代

## The Nightmare Years: 1930-1940

---

(京)新登字083号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噩梦年代/[美]夏伊勒著;戚凯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6

(威廉·夏伊勒的二十世纪之旅)

书名原文:The Nightmare Years: 1930~1940

ISBN 978-7-5153-2448-7

I. ①噩… II. ①夏… ②戚… III. ①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料

IV. ①K1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03473号

Copyright: © 2002 by WILLIAM L. SHIRER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DON CONGDON ASSOCIATES, INC.C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4 CHINA YOUTH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

版权登记号: 01-2012-6052

责任编辑: 谢肇文 段 琼

装帧设计: 周伟伟

出版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东四十二条21号

网 址: 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 (010) 57350420

门市部电话: (010) 57350370

印 刷: 北京顺诚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40.75

插 页: 16

版 次: 2014年8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4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 价: 59.00元

---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010) 57350337

世间万物，不显其首，不露其尾，唯以其塑形之力而示于人；  
然终于泯灭，是何令人心哀之？

——《薄伽梵歌》

究其以往，知之甚少；究其前景，一无所知；究其今夕，不胜之多，  
令人何其迷茫矣。

——商羯罗解奎师那语

---

# 序

---

对我而言，与这个星球上的其他成千上万人一样，每每回忆起1930年到1940年这十年的时光，都会感慨那是一段多么动荡的历史。那时候我的职业是一名美国驻外记者，在欧洲和亚洲工作。因为工作的缘故，我越来越关心一些本该文明的国度蔓延着革命、起义、极端主义、暴力、压迫、侵略和野蛮行为。最终我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不可避免地引发战争。

这十年是噩梦的十年，当噩梦于1930年开始的时候，我只有26岁。五年前，我从爱荷华州的一个小型学院毕业后，稚气未脱来到巴黎。我在这个欧洲最伟大的都城担任新闻记者，从那时起我就开始慢慢感受到了旧秩序的松弛与崩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胜利的西方民主国家在凡尔赛所建立的国际秩序开始一点点地被蚕食。

战胜国希望就此维持住欧洲战后的现状，但是这一想法却遭到了奉行极权主义的独裁者的挑战，极左的斯大林统治着共产主义的苏联，极右的墨索里尼则在意大利建立了法西斯统治，再后是20世纪30年代希特勒的纳粹党在德国异军突起。伴随的还有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到来，进一步冲击了战后的国际秩序，它造成了广泛的失业、银行和企业倒闭、货币贬值，还有四处蔓延的饥饿。

然而，不管怎样，自从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欧洲还是享受了十年的和平，民众的福利水平也有所上升，人们普遍对曾经的血腥战争充满了疲惫与厌恶。巴黎的街头灯火辉煌，美女如云，我满怀激情地爱上了这座浪漫之都，还有伦敦、罗马、维也纳和日内瓦(国际联盟所在地)。我在这些城市之间游走，为我的美国东家《芝加哥论坛报》采访新闻。这种生活方式很有意思，而且也颇具教育意义——它让我这个幼稚无知的美国小青年大开眼界。

1930年8月的一天，我当时正外驻维也纳，古怪的报社老总罗伯特·麦考密克从芝加哥给我发来了一封电报，命令我立刻飞到印度去。圣雄甘地在当地领导的不合作运动开始威胁到了英国人在印度的统治，甚至动摇了日不落帝国的根基。在这场运动中，甘地扮演了独一无二的角色，他致力于宣扬一种新的革命形式，以“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反抗英国殖民者的统治权威。经过百余年的殖民统治之后，印度普通民众早已变得麻木不仁，甘地便裹上了自己的缠腰布，流浪于印度各地传播自己的政治理念，希望以此唤醒同胞的内心。很快，对绝大多数印度人而言，甘地成了圣人和救世主。在西方一些人的眼里，甘地就是一个基督



一样的圣使，他关爱贫苦，极力践行自己宣扬的理念。他是精明的政治家，也是充满魅力的领袖。

所有的领袖人物当中，只有甘地给了我最大的触动和最真实的感觉。和他说话时，我总是抱着诚惶诚恐的心情，努力去理解他本人和他所发起的革命。后来我专门撰写了一本书《甘地：一部回忆录》，描述了与甘地交谈的经历，以及他对我、对英国乃至对全世界所产生的影响。

我在亚洲逗留期间，通过开伯尔山口来到古老的部落之国阿富汗的首都喀布尔。经过了血腥的内战之后，一位胜利者前不久刚刚在当地自立为王。之后我开始返回欧洲，途中我经过了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和土耳其。在这片炎热而遥远的土地上，我在一些久负盛名的历史名城，诸如乌尔、巴比伦和巴格达都有过逗留，还经历了一些冒险。在乌尔我还专门跑去看了当地两个考古现场，它们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考古发现。

回到维也纳之后，我结了婚，然后被报社解雇，之后在西班牙的一个小渔村休了整整一年的假，在那里我亲眼看到了年幼的西班牙共和国经历着艰难的发展，我还在报纸上读到了希特勒开始在德国掌权，另外我还写出了我的第一本书，不过没有出版。之后我从西班牙回到巴黎，报道了当地的法西斯分子在共产党的支持下发动了一场对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袭击，协和广场发生了自公社运动以来的又一场血腥暴动。到了1934年的夏末，我从巴黎去了柏林。

后来的事实证明，从巴黎转往柏林成为我人生中重大的转折，它决定了我今后的生活和工作。就像与甘地待在一起那样，在德国的生活从此给我的人生涂上了永难磨灭的色彩，有关这段时间的回忆总有写不完的东西。

德国这个曾诞生过路德、康德、贝多芬、歌德以及席勒等伟人的国度，既让我着迷，也让我恐惧。希特勒摧残自由和人性，迫害犹太人，并且还准备将他们全部屠杀，干掉一切反对者，将整个国家拖向战争、征服与毁灭的深渊。更让我感到错愕的是，几乎所有的德国人都满心欢喜地加入了纳粹的野蛮队伍。

1940年12月，希特勒将欧洲拖入战争之后的15个月，我离开了德国。作为一名战地记者，战争爆发初期我跟随德国军队出征报道他们在波兰和西线的战斗。在这场战争中，我报道了德国军队发明的“闪电战”对现代战争产生了革命性影响。他们在前线集结大量的坦克和飞机，集中全力对敌人战线进行猛攻，等到突破防御之后，再迅速切断敌军，然后进行包围直至快速歼灭。等我离开柏林

的时候，德军早已快速轻松地攻下了波兰、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和法国，从北海至比利牛斯山，从大西洋到维斯瓦河，只剩下可怜的不列颠帝国孤悬海外。人们纷纷认为，乱世而出的希特勒是继拿破仑之后最伟大的征服者。至于英国，很少有人认为它还能幸免于难。

然而，历史常常会出现难以意料的转折。被早期胜利冲昏头脑的纳粹独裁者，过度高估了自己。希特勒先是把目光转向苏联，这个在斯大林统治下的国度曾经是自己所谓的盟国。接着又希望与美国决一雌雄，而美国则一直奉行孤立将自己置身于混乱的欧洲战事之外。它们是世界上潜在实力最强大的国家，将它们先后拖入战争，这最终要了希特勒的命。

1945年战争结束之后，我回到德国调查当地受战争影响的情况，也希望能够找到第一手资料来研究德意志第三帝国是如何走上毁灭之路的。

柏林，这座曾经值得骄傲的都城，现在几乎成为了一片废墟，其破败之状简直难以言表。除了柏林之外，德国境内的其他主要城市也几乎是一样的情况。当年在侵略战争中不可一世的德国人民，现在却是瑟瑟发抖、饥肠辘辘、无家可归，在战后的第一个悲惨的冬天，他们为生存挣扎。至于罪魁祸首希特勒则自杀身亡了，陪葬的还有他两名最忠心的随从——戈培尔和希姆莱。700万犹太人和差不多数量的斯拉夫人——波兰人和苏联人——被这个天主教国家的领袖冷血屠杀。戈林、里宾特洛甫、罗森伯格、赫斯以及绝大多数希特勒身边的人都被生擒，关押在纽伦堡监狱，等待这些纳粹战犯的将是战争法庭的审判。我去了纽伦堡看他们受审，在之后的几个星期里，我旁听了审讯的全过程，亲耳听到坐在被告席上的纳粹战犯们供述这段跌宕起伏的历史，他们对于往事的记忆是如此丰富。人类历史上从未有人发动过如此残忍而冷血的大屠杀，所幸的是，尽管正义似乎总是姗姗来迟，但这一次它没有放过那些双手沾满血腥的罪人。经历了战争的人，很少有人活着等到了这一天。我在柏林工作度过了令人绝望的几年时间，我从不相信自己最后能够有幸看到纳粹的灭亡。

在印度与甘地待了两年，然后又在希特勒统治下的纳粹德国待了六年，对我来说，1939年9月1日开始的这场漫长战争，教给我一些有关人生的东西。在这部回忆录第一卷的前言里，我尝试着总结它们，还包括一些后来我工作和生活在阔别已久的家乡学到的东西。

我一直在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与生命的意义。究竟什么是真理？许多人都



在思考这个问题。甘地说他一生中绝大多数的时间都在寻求真理。然而，甘地，或者是任何人，或者是圣人，真的寻觅到真理了吗？真的完全得到了吗？哪怕是得到真相本身？这太难了。“我是一个怎样的人？”司汤达一生都在自己的生活和作品中苦苦追问这个问题，最终承认，“事实上，我连一点点的答案都没有得到”。

大家能说出记忆里的真相吗？我一直在努力这样做，但是我能察觉到随着时间的流逝，记忆会模糊、会混乱，还会被想象美化，它会让我们把往事说得更像小说而非事实本身。我记得当伊莎朵拉·邓肯在巴黎撰写回忆录的时候，就曾经说出过这样的困惑，“我们怎么可能如实地写出自己？我们自己甚至都不明白什么是真实。”

值得庆幸的是，我在撰写此书的时候，所依赖的并非仅仅只有自己的回忆。我把在亚洲、欧洲记录自己战时生活和工作的日记、新闻稿、播音稿、信件、电报、剪报以及备忘录都收藏得很好，并把它们成功地运回了家。有了它们，我可以更好地描写事件和我本人。不仅不用绞尽脑汁回忆那些已经过了三四十、甚至五十年的旧事，而且通过查阅我会感觉这些事情仿佛发生在当下。记忆与记录之间存在的差别常常让我深感震动，而且这种情况常常出现，这种时候我当然只能相信自己记录下的东西。

当然，我也是幸运的，我的这些回忆记录了整个20世纪的主要大事件。我有幸苟活了大半个世纪。世纪之初，人类还在使用马车，而如今人类已经进入了用计算机控制核能的时代，我们美国人已经乘火箭造访了月球，可以拍摄数千万英里之外的星球，而且人类还突然拥有了可以瞬间摧毁全世界的武器。我这一生所看见的人类的变化，比我们的祖先数千年里看到的还要多。如今，在这个世纪行将结束之时，我们把发生的一切事情视为理所当然。然而当我1904年在芝加哥出生的时候，人类才刚刚发明了汽车。当时全美国只有1.5万辆汽车，也没有修建专门供它们行驶的道路。那时候没有飞机，没有广播，没有电视和冰箱，没有洗衣机和洗碗机，没有内燃机和空调，没有汽油驱动的拖拉机和加油站，也没有购物中心和停车场，没有红绿灯和计算机，没有收入所得税和社会福利，没有凝固汽油弹，没有核武器，更没有世界战争——而这些事物今天都是我们司空见惯的了。

最后要说的是，作为一名美国驻外记者，我的工作使得我本人可以目睹本世

纪里许多重大事件及其发展进程。因此本书里对于它们的记载都来自我的第一手资料，我亲眼所见、亲身经历。

没有这些直接、当下的经历，我永远都不会理解和感知，在那个噩梦一般的年代里所发生的事情以及背后原因。感谢这些经历，帮助我写出了那段历史，并让我的20世纪之旅更加生动。

1930-1934

---

# 目录

---

---

001	第一篇	通往柏林之路: 1930-1934
002	第一章	喀布尔的小插曲: 1930
022	第二章	乌尔的中途停留: 1930
036	第三章	结婚与失业: 1931-1932
058	第四章	西班牙的一年: 1933
077	第五章	重返巴黎: 1934

---

107	第二篇	在德意志第三帝国的生活与工作: 1934-1937
108	第六章	第一印象: 1934-1935
136	第七章	第三帝国的生活: 1934-1937
159	第八章	希特勒的近臣

---

189	第三篇	决战之路: 1935-1938
190	第九章	初露锋芒: 1935-1936
233	第十章	闲暇生活: 1935-1937
249	第十一章	全新领域的全新工作: 1937
264	第十二章	德奥合并和广播业的新突破: 1937-1938
311	第十三章	慕尼黑阴谋: 1938

---

361	第四篇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到来: 1939-1940
362	第十四章	残存数月的和平: 1939
431	第十五章	战争! 进攻波兰, 铁蹄下的丹麦和挪威: 1939-1940
482	第十六章	征服西欧: 1940
554	第十七章	海狮计划与不列颠之战: 1940
608	尾声	第三帝国的终结——纽伦堡的审判: 1945-1946

---

# I

第一篇

通往柏林之路：

1930-1934



## 第一章

# 喀布尔的小插曲：1930

1930年10月沉闷的一天，我在孟买的一个宴会上无意中遇到了阿富汗王国的皇太子。大约几天前他从巴黎乘船来到印度，他此行的目的是为了回家参加他父王登基一周年大典。此前印度媒体将阿富汗的这次典礼称之为“加冕大典”，但是这位皇太子却告诉我说他们用词不够准确——因为阿富汗国王根本不会佩戴王冠。在这个仍然实行部落制的荒野山地国家里，一位头戴王冠的国王会让人觉得十分荒谬。

十天之后，也就是1930年10月16日，这位皇太子的父亲纳第尔·沙阿正式受封为纳第尔沙国王。一年前，他还只是一位将军，率部进入首都喀布尔，推翻了异族篡位者巴恰·依·沙科的统治（十个月前，巴恰·依·沙科将国王阿曼努拉驱除出境），部落首领们决定拥护纳第尔·沙阿为王。然而当时局势动荡，纳第尔·沙阿又花了一年的时间肃清前朝余孽，直到1930年他认为自己已经大权在握，才正式决定登基。

之前一段时间，我天天都去纠缠阿富汗驻印度的领事，希望从他手里搞到了一张前往阿富汗报道登基大典的签证。当时甘地和他近五万名追随者都被投入监狱，“非暴力不合作”运动陷入低潮。夏天的时候，我被我的东家《芝加哥论坛报》从维也纳派到了印度，现在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为报社找些好新闻。当然也许我自己都不曾意识到，我正准备经历一场冒险旅程。前往阿富汗的途中，如果英国人准许我通过重兵把守的开伯尔山口，那么从印度抵达阿富汗的时间大抵需要三天。此前，没有任何外国记者可以进驻阿富汗超过一年，



外部世界的人根本不知道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去年，也就是1929年，先后有四人在喀布尔分别称王，阿曼努拉在其父1919年被人暗杀后继位。他在位期间意图改革，要求妇女脱除面纱，并施行了一些其他一些改革措施，意在将阿富汗从一个保守的穆斯林国家改变成为更加世俗化的现代国家。他的政策引起了各地神职人员的强烈憎恨，他们煽动部落首领于1月推翻了阿曼努拉的统治。之前曾努力夺取王位的阿曼努拉的哥哥伊纳亚图拉自此正式接任王位，然而，这位新国王的统治只持续了短短三天。发动叛乱的巴恰·依·沙科——这位勇敢的挑水夫的儿子曾是一位侠盗罗宾汉式的传奇人物，他率军攻入喀布尔并自立为国王，在位九个月后被纳第尔·沙阿推翻。纳第尔·沙阿原本承诺会饶巴恰·依·沙科不死，但随后却按照阿富汗的习俗将其处死。死刑分几个步骤进行，先是石刑，然后枪决，最后绞刑。

就是这样一个古老而战乱不止的国家，让我这个美国记者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长期以来俄国与大不列颠帝国一直在争夺势力范围，而在亚洲战略位置极为重要的阿富汗则成为了英俄角力的重中之重。我听说俄国与英国位于喀布尔的使馆都豢养了大量的秘密特工，分别前往对方国家的边境地区进行煽动破坏，而且两国不断地通过经济补贴、贿赂和秘密军事援助的方式拉拢阿富汗政府。对英国人来说，俄国如果在阿富汗占据了主导地位，就会威胁印度的安全；更何况目前英帝国在印度的统治已经被甘地的革命运动搞得混乱不堪。我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英国人通过印度政府对纳第尔·沙阿的军队进行了军费和武器装备的支持，英国人希望他能够成为恭顺自己的人，至于巴恰·依·沙科，后来证明，他则成为了莫斯科的忠臣。

参加宴会期间，我与16岁的皇太子交谈，希望从他那里得到帮助，解决我正面临的问题。对我而言，要想前往喀布尔进行采访，不仅需要得到阿富汗政府的批准，我还需要拿到英国政府签发的开伯尔山口的通行证，只有翻过山口，我才能踏上通往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主干道。从当年的春季开始，阿夫里迪人越过开伯尔山口南下攻击白沙瓦地区，英国和印度军队前往当地进行剿灭行动，开伯尔山口也因此不再向平民开放。几周之前，我曾经前往印度西北部边境地区查看当地战况，当时我曾恳求当地官员让我亲自看一眼传说中的开伯尔山口，但他们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我。负责剿灭行动的英国军队将领表示那里

太过危险，他们肩负重任，实在无法满足我的要求。

在德里我也同样碰了钉子。驻印度的英国政府没有权利同意一名西方人前往阿富汗，更何况我还是一名美国人，我的祖国与阿富汗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在阿富汗也没有任何领事机构；因此一旦我出现意外，美国政府将无法保护我的安全。

一名英国官员在拒绝我申请的时候，友好地提醒我：“那种蛮荒之地，不值得去。”

尽管如此，我还是不想放弃这个机会，而且我确信英国人向我故意夸大了其中的风险。因为他们对我有些厌恶，自从我来印度以后，报道了不少关于甘地“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情况，目前英国和它的对手俄国一样，正在密谋如何控制阿富汗，在这个节骨眼上，他们当然不希望我这个记者再跑去添乱。

但是如果英国人并没有夸大当地的危险程度呢？而那个时候，我还只是个心浮气躁的毛头小子，我心里相信那些老套的话，对于一个新闻记者，特别是一个四处奔波的外派记者而言，“没有风险，就没有收获”。

峰回路转，在宴会上与16岁阿富汗皇太子的偶遇让我的所有难题都迎刃而解了。这位年轻的皇太子名叫穆罕默德·查希尔，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但是却几乎不通英语。当天宴会上几乎没有什么印度人和英国人会说法语，因此当他遇到也会说法语的我之后，立刻如释重负。我们俩聊得非常投机，分享了一下各自在巴黎的生活感受。皇太子说离开巴黎不过短短数日，他就已经非常想念那里了，我说我也是，而且我始终都特别想念那里。随着我们聊得越来越高兴，我觉得自己可以放心地提出请求让他帮忙了。

“让我想想看，”皇太子沉思片刻之后，告诉我说，“签证肯定是没有问题的，我来安排此事。不过英国人那边会比较困难一点。”他停顿了一小会儿，然后脸上浮现出笑容。

“要是你愿意的话，”他说，“我可以让你担任我们典礼上的一名政府官员，那样的话你就可以畅通无阻地通过开伯尔山口了。”

看上去皇太子很得意自己想出的这个欺骗英国人的主意，他提醒我说，1919年英国与阿富汗之间爆发第三次战争时，他的父亲曾经指挥阿富汗军队痛击了英军。